

# 四個女人

麥洁 [面譖]  
JUNE FLAUM SINGER 著



當代名著精選96

---

# 四個女人



皇冠叢書第八五二種  
當代名著精選之九十六

四個女人  
THE DEBUTANTES

原 著：June Flbaum Singer  
譯 者：麥倩宜

發行人：平 鑑 潤  
出版者：皇 冠 出 版 社  
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 
郵撥0010426—9  
電話：7168888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編譯委員：張 時・彭中原・茅及銓  
趙爾心・雲 蒼・陳翠華・余國芳  
林靜華・林少岩・宋衍倫・施寄青  
湯新華・麥倩宜・姜恩娜・謝瑤玲

主 編：麥倩宜  
策 劃：施寄青・余國芳  
美術設計：李純慧  
校 對：曾美珠・劉秋城・鮑秀珍

印 刷 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 
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  
電 話：306197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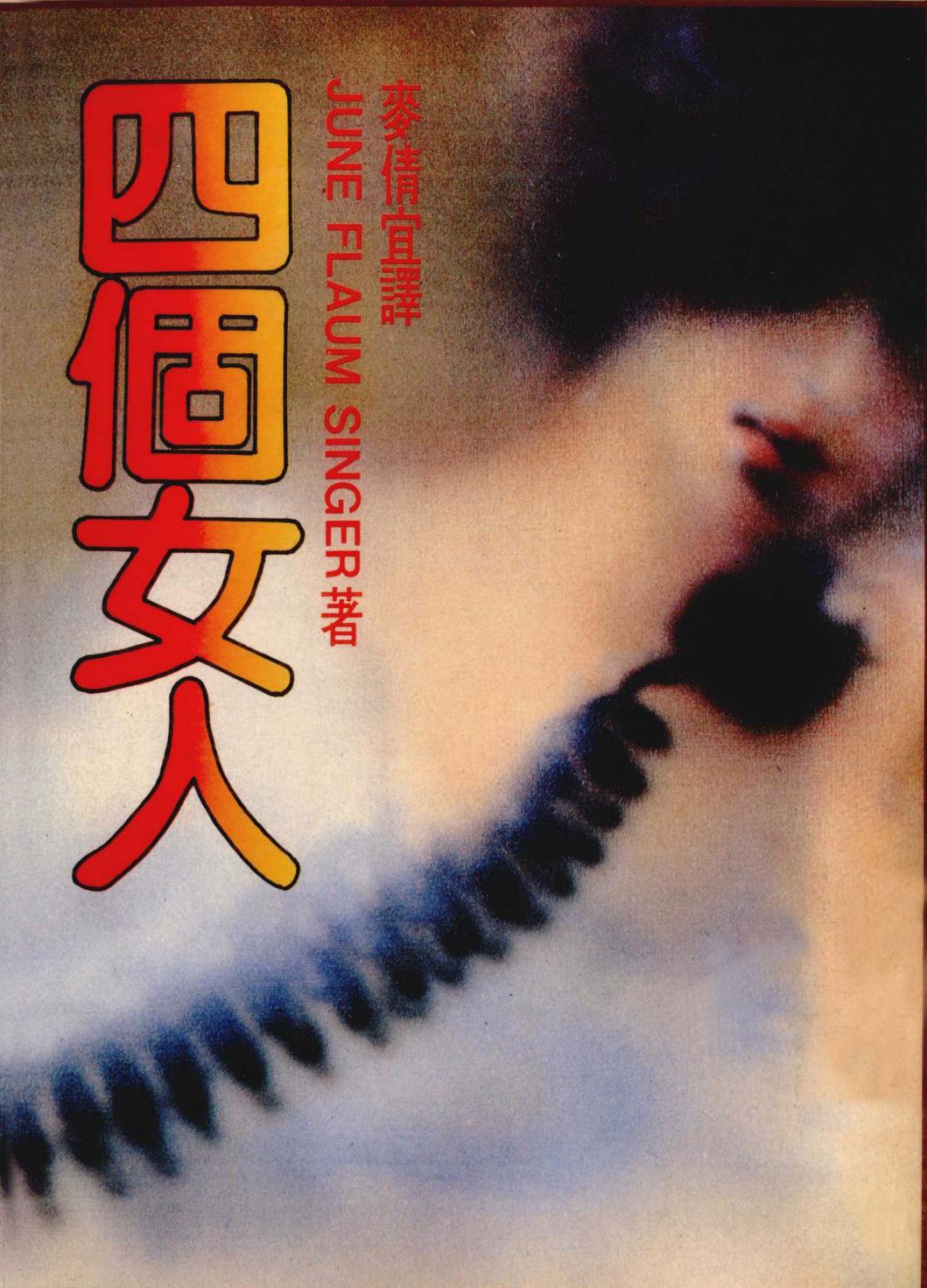
第二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  
著作權及版權所有・盜印必究

本書定價：新台幣140元 港

# 四個女人

麥達[丘麗詩]

JUNE FLAUM SINGER著







## 主要人物表

葛莎琳——紐約富商葛茂雷之女，個性爽朗率真，熱愛自己的猶太血統。

羅伊絲——豪門千金，幼年喪父，兒時的不幸際遇使她乖張，却不忘善良與直率。

康眉芙——文學名家之女，她得自父親遺傳，富有文學細胞。

韋蘭娜——葛莎琳的表妹，家境不好，但保守乖巧的她依然保持了純真。

葛茂雷  
葛蒂妮——葛莎琳的父母，貌合神離的怨偶。

韋赫華  
李瑪莎——韋蘭娜的父母，是對頗能藏長補短的夫妻。

羅翠西——羅伊絲的祖母，羅氏家族的重心人物，精明幹練，很具威儀，典型的女中豪傑。

**羅可愛**——羅伊絲的姑媽，自伊絲父母雙亡後便擔起撫養姪女的責任，是個衝勁十足的女人。

**康柏德**——美國當代文學名家，康眉美之父，自幼孤僻乖戾，思想行為有變態傾向。

**康梅琪**——康柏德之姊，康眉美的姑媽。仁慈善良的她拯救了眉美的噩運。

**查小姐**——四位女主角的中學校長，爲人嚴厲却不失和藹。

**雷慢諾**——羅伊絲第一任丈夫，紈褲子弟。

**寇邁斯**——羅伊絲第二任丈夫，作曲家。

**裴里倫**——羅伊絲第三任丈夫，律師。

**藍 禮**——葛莎琳第一任及第三任丈夫，花花公子。

**賴威利**——葛莎琳第四任丈夫，名演員。

**海亨瑞**——康眉美的丈夫，名製片家。

**文佩得**——韋蘭娜的丈夫，律師。

## 名家的推薦——

#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

我有許多書，還有三個手足。

每當姊弟到我家拜訪之後，總想順手牽幾本書回去打發良夜。他們從來不看其他的書籍，總是偷拿『當代名著精選』。現在我將這套書藏在櫃子裡，可是還是防不勝防。

名作家／三毛

從第一期連載費禮所譯『原野奇俠』時起，『皇冠』三十多年來造就的譯者和推出的譯作難以數計，近六年三百種『精選』更使它登上名著中譯事業的新高峯。

名作家／彭中原

『皇冠』以放眼世界的視野，掌握文藝的尖端趨向，使世界當代作家的氣息和心跳，成為國內讀者一波波熟悉的聲響。對於期望更貼近現代情感的讀者，『皇冠』以敏銳的探觸，提供了最具『熱度』和『品質』的服務。

中廣節目主持人／楚雲

六年來皇冠出版了300種，平均每年52本『當代名著精選』，內容雖是文學，作業却像周刊，這是一項驚人的成就。

時報周刊發行人／簡志信

日子，有時候，說老實話，有點單調！皇冠的譯作常常在夏日靜謐的午後帶我走入一些奇妙的情節，所以，我必須寄上我的感謝！

名家／趙寧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

## 紐約 一九七六年

今天約好到『華爾道夫』午餐聚會，這是我們第三十一次一年一度的聚餐。多年以來，我們每年都舉行一次特殊餐會，慶祝三十一年前進入社交界的那件盛事；我們總是舉著香檳酒杯互祝，如果四人之中有不克來參加的，大家也都舉杯遙祝她。然而今年我們四人將全體赴約：眉美終於自墨西哥返國，此後將定居國內。我的表姐莎琳也從好萊塢的家特地趕來，和往常一樣住進世紀飯店。伊絲是紐約本地人，只消從她在公園大道上的公寓坐計程車過幾條街便可趕到。至於我，蘭娜，也會由新澤西州的塞多河那兒前赴盛會。

爲了今天這特別的日子，我刻意的妝扮了一番，刷上好久不會在白天用過的睫毛膏。我一向不善於刷睫毛膏，而近來又很忙，時間總不充裕。雖然所謂的『神奇睫毛刷』簡便易使，可是那黏黏黑黑的膠液却令我大傷腦筋。我覺得以前常用的那種盒裝的固體黑粉，再用小刷刷上去的方式要容易多了。

我瞥了一眼梳粧台上銀邊相框裏的照片。這是我們在『華爾道夫』宴會上拍攝的。照片中的人有我、葛莎琳、康眉芙，以及獨一無二的羅伊絲。自左自右的順序是：葛莎琳，她有一頭鬈鬈的金髮，

電影明星式的化粧，洋娃娃一般粉紅色的面頰，紫羅蘭般的藍眼睛，以及櫻桃般的紅唇。康眉芙，她美得有如仲夏夜之夢——紅雲般的秀髮，愛爾蘭海一般湛藍的眼睛，再配上長長的睫毛。羅伊絲畫著黑眼圈，搽了深紅色的脣膏。最右邊的便是我——也是唯一穿高領口服裝的人。我還記得那天我看見她們全穿著無帶的齊胸禮服，只有自己與衆不同時，心裏的那份焦慮不安。我們四個全來自查小姐的女子精修學校，每人都戴著白色的長手套，參加了初入社交界的盛典。

我還記得那晚樂隊奏的曲子是『星塵』。在場的女孩一律穿著白色的禮服，年輕的男子們笑容可掬，雖然戰爭已告結束，他們有的仍身穿軍服。至今我仍覺得出當時手心冒汗的興奮緊張勁兒。我還記得在我目光搜尋男孩羣中的當兒，猛然看見一對盈著笑意的眼睛。當我如夢似幻的由一位男士輕挽著行經莎琳面前時，她便朝著我微笑。第二天她開心的告訴我：『那時你竟然閉著眼睛哩。』那晚眉芙從頭到尾都沒笑過，而伊絲却在午夜大餐上菜之前便失了踪。

今天我慢慢的挑選著櫃裏的衣服，希望奇蹟出現，能讓我產生一絲靈感，好讓我搭配出一套出色的服裝，穿起來就如我那三位朋友那般雍容美麗。她們三人各具特色：一個毫不造作，灑脫自然；一個在舉手投足間都會不經意的散發出誘人的魅力；還有一個氣質突出，完全不受年齡的限制。

我選中一套黑色的套裝，和伊絲出席正式場合的服裝頗類似。我幾乎可看見她穿上這種衣服的模樣：高挑苗條得令人難以置信，一頭又直又亮又黑的印第安式長髮流瀉在肩後，搖曳生姿，笑容滿面，熱情洋溢。或許這套衣服也會在我身上產生同樣的效果吧。我還需要一件搭配的襯衫，於是我在櫃角裏翻出了一件白色的復古式襯衫。當初我根本不該買下它。這襯衫是柔軟的白紗裁成的，袖子寬寬鬆鬆的，夢幻般的飄逸。我為什麼會買下它，然後又將它藏在一角呢？或許如此便可忘却自己的愚蠢？極端女性化的莎琳穿上飄逸的白紗衣裳時，真有一種如今已不多見的優雅與浪漫氣質。眉芙在學校時，不論是明艷搶眼或浪漫靈氣的打扮都很適合她，她也和伊絲和莎琳一樣，怎麼穿都好看，令別人相形見绌。

不過我仍然穿上那件襯衫，再穿上外套，只露出襯衫領子和胸前的荷葉邊，我儘量以客觀的眼光

打量著鏡中的自己。還不壞。雖然不是很漂亮，不過還可以。我沒有伊絲那麼苗條，也不像眉美那麼高，更沒有人會說我優雅浪漫——就連我那最善良的丈夫也不例外。我是那種一切適中的人。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連頭髮都不金不棕，眼睛也是淺棕色的。如果我有所謂的風格，那便是清清爽爽，每個人見了我都說我笑起來很好看。

我交代女傭喬納如何準備晚餐。她雖幫我做了許多年，可是却難得看見她稍稍放寬一些神色。今天可算是少見的例外。她撫著我翻領上的珍珠鑲金胸針說：『你別戴這個便宜貨還好看些，這件襯衫已經夠漂亮的了。』

我重重嘆了一口氣，就連喬納也看得出我這身格調也是硬裝出來的。我取下胸針遞給她說：『待會兒你上樓時順便幫我帶上去好嗎，喬納？我已經遲了。』

經過前廳時，我仍是停下來望了一眼相框中的照片。這是我們第一次聚會時照的，地點是『史卓克俱樂部』，四個人都穿著黑色小禮服，頭上戴著珍珠。我們幾個都咧著嘴笑得很開心，看來十分有紐約人的氣派。站在我們身後的是畢老闆。畢竟那時伊絲、莎琳和眉美都是社交界的名媛，自然很能吸引老闆的注意。然而『史卓克』如今已關閉了。莫非也是當前魅力漸失時代下的受害者？或許紐約的耀眼迷人的名媛淑女也日益式微了吧。

我更加仔細的端詳著照片，儘量以局外人的客觀態度審視著自己；我雖是四人中的一員，但却從不真正屬於這個團體。她們才是聲勢浩大的『三人行』，出了名的美貌公主，也是紐約社交界的第一等人物，屬於衣香鬢影之類的美麗角色。而我呢？我只是第四號，或許只具有維持三分天下穩定的作用罷了。要不是莎琳表姐好心提拔我，我連這一點都高攀不上。因此我總不會被她們所迫切需要，只不過是聊勝於無，多我這個人也還不錯。我只是我，而她們却都是家財萬貫，系出名門，人又漂亮的千金小姐。誠如她們所說，這個世界是爲她們而存在的，她們可以爲所欲爲，隨興之所至前往任何地方。然而她們雖受命運之神的眷顧，却也遭受不少折難，遇到許多困境，可是末了她們都像再生的火鳥，重新開始歡笑和愛，再次嗅著花朵的芬芳。

交通和平日一般擁擠，我果然遲到了。我走進『華爾道夫』時，她們三人已經坐在那兒了，大夥一看見我，立刻吱吱喳喳的鬧了起來，那情景就像當年在查小姐的學校裏一樣。

伊絲忙著告訴我們，她剛才簽下一份設計游泳衣的合約。她還說往後她得花許多時間從事促銷工作：出面推廣，做電視廣告等等。然而她却不幸的不能將她的簽名附在游泳衣產品上。

『我還真有點難過哩。』伊絲笑著，露出一口潔白耀眼的貝齒。『想想看，可愛姑媽若是看到我將羅家的姓氏列在美國女人的泳衣背後，尤其更包括我在內——而且還在每個家庭中的電視機上出現，她不知會作何感想。』

莎琳的金髮依舊耀目，皮膚也光澤如昔，聽了這話便快活的拍著手，十分欣賞伊絲的成功和幹勁。莎琳以軟綿綿如蜜糖般的聲音說：『這一定仍是全紐約最高級的產品。』三十五年以前，我第一次聽見她這種懶洋洋的南方口音，不知莎琳到底是刻意模仿她母親的美妙嗓音，抑或是受了潛移默化的影響。或許這就和她父親的財富一般，都是隨著她家的勢力範圍而來的。

眉美精巧得有如細緻的瓷器，她伸手捏捏伊絲的手說：『如果有人能設計泳裝而獲得成功的話，那人一定是你，親愛的。你一向無所不能，總能化腐朽為神奇。』

眉美是在說她自己嗎？顯然伊絲是這麼認爲的。她漆黑明亮的眼睛緊盯著眉美說：『胡說，小傻瓜。若說誰天生就有這種本事，那一定才是你咧。你一向是純金，而我只是白銀。』

眉美立刻表示反對，大夥全注視著她。看得出來，歲月在眉美的身上留下的痕跡要比我們多，這也是因爲近些年來我們三個較常見面，眉美則否。她的頭髮一向如朝陽般金燦，如今却已不復以往了。她的眼珠依然如翡翠似的碧藍，不過眼角已現出魚尾紋，彷彿經常睜眼仰望陽光所致。她現在瘦多了，從前她不是蜂腰圓臀，胸部豐滿，身材好得令同學既羨又妒嗎？但她至今仍保持著纖長的雙腿，挺直的背脊，仰著頭，細長的頸子昂揚著，一切正如查小姐在校時所教誨我們的儀態。

『我們先別點菜，』莎琳說：『先聊聊天再說。我們用餐時喝香檳，現在且來幾杯馬丁尼如何？』